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二十七下

宋孝宗八

己巳淳熙十二年春正月己丑廣西提舉胡庭直言邕
州賣官鹽並緣紹興間一時指揮於江左永平太平兩
寨置場用物帛博買交趾私鹽夾雜官鹽出賣緣此溪
洞之人亦皆販賣交鹽近雖改行鈔法其本州尚仍前
弊詔經略司及知邕州陳士英公共措置聞奏既而經

略司申元初起置博易場以人情不可止絕而博易交
益亦是祖宗成法乞只嚴禁博販等人不得販鬻交益
攬奪官課餘仍舊從之 戶部言明州申鄞縣東錢湖
積蓄澗水溉田五十餘萬畝昨緣茭草延蔓侵耗湖水
奉旨支降錢米開淘茭葑堆積沿湖山灣濼去處遂成
葑地先係資教院僧承佃墾成田三百餘畝切恐人戶
以增租承佃為名填壘增廣有妨積水乞將上件泔湖
葑地不許人戶請佃仍舊開掘為湖庶免向後壅塞之

患詔勾昌泰躬親前去相視開掘 辛卯進呈命令獄
案籍三省事下諸州有督促至十餘而未報者上曰自
今命令及獄案不須行文催促多則愈玩只一季將上
擇其怠惰者懲之則自然不敢於是潼川運司以岳霖
體究漢州雍有容在任不法事稽緩特降一官湖北運
司陳達善未開具趙善待妄用過任內錢物令即具析
因依 癸巳進呈湯思謙六院差遣上曰思退退縮其
弟不可與在內差遣王淮等奏思謙作兩郡皆有可稱

不知與提舉如何上曰在外不妨上又曰編修官湯碩亦可與外任 癸卯進呈知平江府常熟縣曾祭將版帳贓賞等錢支用及違法科取錢物等事刑寺看詳曾祭所犯公罪徒贓罪流私罪絞上曰曾祭具狀抵罪可除名勒停上又曰朕昨夜思之監司以按察為職置司所在不能無失職之罪若欲行罰又恐此後挾摘人之小過而知縣愈難為次日御筆批置司所在監司傅淇劉穎各降一官 甲辰詔蓋經趙師夔姚述堯各貶秩

二等以所舉曾蔡犯賊故也 二月丁卯奏事畢上賜
王淮等酒上問民間風俗及論古今治亂事上因曰自
唐虞而下人君知道者少唯漢文帝稍能知道專務安
靜所以致富庶自文帝之外人君非唯不知道亦不知
學淮等奏道從學中來上曰知學者未必盡知道但知
學者亦少淮等奏若唐太宗末年寢不克終豈是知道
上曰人君富有天下易得驕縱淮等奏若治安日久每
事留意則是愈之愈新上又曰天下全賴好監司若得

一好監司則守令皆好淮等奏監司郡守皆在得人上
曰先擇監司為要若郡守亦當選擇得尤好卿等今後
為朕除授監司須是留意上又曰近日來郡守亦勝如
已前若是資序已到其人不足以當監司郡守則監司
且作郡守郡守且作通判亦何害時天氣晴和淮等因
問興居上曰朕尋常飲食亦不敢過淮等奏易於頤卦
稱謹言語節飲食上曰觀頤觀其所養也 壬申吉州
申乞將旱傷最重太和吉水廬陵縣第五等人戶見欠

淳熙十一年夏稅和買共一千九百九十餘匹並與蠲放從之 丙子殿侍陳賈言國家財計之入率費於養兵然軍之隸卒伍者所得常不能贍給而自將佐等而上之則有至數十百倍之多今諸軍額外負缺冗泛之費姑以殿步兩司言之殿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凡一百二十員而數內護聖步軍至添統制三員步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亦一十八員兩司歲支除逐官本身請俸外供給茶湯猶不下一千萬緡養軍之須

固已不貲而額外重費又復如此無惑乎財計之不裕也且以增創額外謂可儲養將材耶然諸將或有闕負未見取之於此若謂其人不足以備採擇則高廩厚俸自不宜輕以與之乞軫慮國計責實政將內外額名色自今以往一切住差其在冗食之人乞賜甄別如有可備軍官之選則存留以俟正官有闕日補之或其人不能任使令亦乞隨宜沙汰勿使渾雜無補國事從之是月雨雹三月甲申朔是月申禁胡服蕃樂從右正

蔣繼周之請也 是春詔制舉題免出注疏 夏四月
丙辰進呈戶部勘當知鎮江府耿秉奏如遇亢旱聽民
車河水上曰河水豈可不令百姓灌田王淮等奏尋常
人使來時恐水淺所以不聽人戶車水上曰稼穡事大
可依耿秉所請 侍讀蕭燧言廣西最遠其民最貧切
見在法民年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官司按籍計年將
進丁或入老疾應免課役者縣令親觀顏狀注籍知通
索丁簿攷歲數收附銷落法意非不善也奈何並海諸

郡以身丁錢為巧取之資有收附而無銷落輸納之際
邀求亡藝錢則倍收剝利米則多量加耗一戶計丁若
千每丁必使之析為一鈔一鈔之內有鈔紙錢息本錢
糜費公庫錢是以其民苦之百計避免或改作女戶或
徙居異鄉或捨農而為工匠或泛海而逐商販曾不得
安其業乞令帥臣監司措置行下從收附銷落之制革
違法過取之害如或仍前科擾即令按劾從之 辛未
右正言蔣繼周言南庫撥付戶部于今二年而南庫之

名尚存官吏如故乞令吏部將南庫廢併其官吏並從省罷又稱臣照對太祖置封樁庫圖取契丹太宗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樁庫屬焉又改封樁庫為景福內庫近年南庫分為上下尋併上庫入封樁庫今所存南庫係前時下庫上曰若盡廢庫眼收支必至穀亂可存留庫眼以左藏西上庫為名官吏全無不得可與裁減於是諸路歲發南庫窠名錢一百九十萬餘緡改隸本庫後又改稱封樁下庫仍隸戶部焉

五月丁亥臣僚言諸處夏稅和買止有折帛折錢二色惟湖州安吉一縣獨多折絲折帛折綾民間困於輸納朝廷以其既納紬絹又以細絲織綾許以麁絲織絹謂之屑絹自前任顏度申請改屑絹為絲絹遂使此邑重困續邑民詣闕陳訴已蒙朝廷仍舊許納屑絹而夏稅產絹猶用細絲乞令產絹亦依舊用麁絲織造從之丙申王淮奏梅雨已多莫須降香祈禱上曰未須如此朕自昨日早晚焚香默禱于上帝丁酉進呈次王淮

等奏且喜晴霽上曰朕前日默禱上帝不意感應如此之速朕昨晚更不飲酒只是觀天夜來便晴霽不勝欣喜自今更默禱三日淮等奏天人之際應若影響而況人君為天之子宜其隨感而應上曰臣下禱之於神朕請禱于上帝 庚戌上謂王淮等曰聞總司糴米皆散在諸處萬一軍興而屯駐處却無米臨時綱運如何來得豈不誤事可使契勘如要害屯軍去處有椿管米若干大抵賑糴可逐歲循環備荒若椿積米須留要害屯

軍所在庶軍民皆有其備 是月地震 六月壬戌進
呈淮東總領吳玘奏欲望將鎮江都統司諸軍官兵日
前所欠激賞鋪軍須子鋪布帛錢並與除放庶幾官兵
得以全請贍家此令一下足以感士心足以正師律足
以戒撻克足以示陛下知行伍之微恤士卒之至上曰
軍中刻削楊存中以來便如此玘所言極是可依奏仍
降指揮其他有無似此去處及別有侵刻營運錢等並
詔罷之 己巳臣僚言臣聞一定不易之謂法循習引

用之謂例故昔人常守法以廢例未嘗用例以廢法今之有司大抵反是若天官諸選條目猥多法例參錯吏奸深遠法無已行而或廢例有已行而必得此其為弊固非一日乞詔銓部凡七司所行之事條法具載分明可以遵用而偶無已行者並令長貳即官據法施行若於法窒礙而偶有已行之例並不得引用從之 丁丑

宰執進呈次上曰秋季在近命令獄案有稽緩者可擇數事稍大而日子最久者當議行遣今州郡職事弛慢

不一難為一例從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前此岳霖降
官印榜行下已久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豈可不明賞罰
不然朝夕諄諄無益是日進呈諸路監司帥臣每遇
歲終各以所部郡守考察臧否來上浙東一路最近諄
熙十一年分至今尚未開具聞奏上曰近來廢弛事多
須當懲戒於是帥臣鄭丙提舉勾昌泰各降一官 秋
七月癸未臣僚言伏見淮上州軍逐處皆有椿管米斛
建康鎮江大軍屯駐又有總司錢糧惟太平州采石鎮

沿江要害去處去歲民間艱食州部必無儲備聞淮上去秋成熟淮人多有載米入浙中出糶不行今來秋成在近欲望先次支降本錢付總領所及時和糶詔趙汝誼於建康務場見樁管會子先次取撥一十五萬貫委官就采石倉措置依在市時直來米樁管 詔罷荆門軍洩河武寧黃泥三處稅場以前知軍陸洸言稅額不過二十七貫三百三十三文豪民買撲擾民故也 是日進呈會子數上曰會子之數不宜多他時若省得養

兵須盡收會子 壬寅進呈內藏庫奏和州無為軍常德府拖欠淳熙十年分錢已降指揮再限一季起發上曰近日和州却以三千緡賂內侍求免事覺所免只五千緡却用三千緡囑託謂何王淮等奏其意可長之得免故不憚一時之費上曰守臣張士儋張臨趙公頤各展二年磨勘更與展限半年須管發納數足 吏部言二廣考試補攝官人乞依本部銓試出官指揮將考校到合格人以十分為率取五分從之先是廣東提舉韓

璧言二廣兩薦之士許試攝官謂之試額二年再試謂之待次累至三試謂之正額然後就祿或任鹽稅或受薄尉至有闕官甚處雖待次亦得以濫授其試攝之程度大略如銓試之五場自非雜犯雖文辭鄙俚亦在所錄僥倖太甚乞自今一如銓試法下吏部勘當而有是請 甲辰詔罷常德府一處復州六處稅場先是提舉趙善譽奏兩州七處稅場共納一百八貫與荆河事體一同上曰罷之甚當如此等事一日做得一件計一歲

之利亦多矣因并從之 乙巳詔罷揚州江都縣版橋

泰興縣新城楚州山陽縣謝家盱眙軍天長縣龍瑤石
梁秦蘭高郵縣臨澤三墩八處稅場以淮東提舉趙不
不流言盱眙係極邊揚州高郵係次邊不仰此豪末之
利而徒使豪民撲買小民被害所有淨利錢本司欲依
數抱認起發乞將上件稅場並行住罷故有是命 臣
僚言竊見浙運耿秉近因屬邑版帳錢額太重乞與屬
郡評議將額重處量減詔從其請臣竊以兩浙版帳錢

額之重實與江西之月椿相似二浙州郡亦自窘匱與江西不同就諸縣之額太重者與之斟酌縣有毫釐之減則民有毫釐之惠此實然之理若諸路得一賢轉運使則不待冠蓋交馳而裕民之說行矣欲望出臣此疏付之版曹行之浙運更令耿秉與諸郡守臣悉心講究次第行之諸路得為楷式更願陛下不惜少裨版曹以蘇民力從之 八月甲寅監察御史冷世光言監司歲出巡歷吏卒誅求所過騷然一縣之中凡數百緡僅能

應辦否則睚眦以興怨據撫以生事乞明詔諸路監司
今後巡歷力革此弊所用隨行吏卒各於州郡差撥逐
州交替從之 丁巳上諭宰執二廣鹽事當併為一司
王淮等奏外議又更一說併司後恐廣西漕既不預鹽
事即無通融錢物或至支吾不行上曰如此亦須更商
量蓋天下事全在致思思之須有策窮則變變則通譬
如奕棊視之如無着思之既久着數自至淮等奏臣等
終日思之陛下乃一言而決此無他虛則明耳上曰更

賴卿等 辛酉令提領封樁庫所支降會子一十五萬
六千二百六十九貫付淮東總領所三十二萬六千三
百一十二貫付淮西總領所三十萬貫付湖廣總領所
充今年和糴樁管米本錢支用 壬戌詔封樁庫支降
會子五十萬貫委浙西提舉羅點和糴米二十萬石淮
東總領所取撥鎮江府見樁管會子二十九萬貫湖廣
總領所取撥鄂州并大軍庫見樁管會子共三十萬貫
並各就豐熟去處置場內浙西提舉就平江府置場招

糴堪好米斛仍一面取見實直開具申尚書省毋令稍有科抑 乙丑御筆朕惟差役之法為日益久近年以來又創限田之令可謂備矣然州縣奉行之不公豪貴兼并之太甚隱寄挾戶弊端益滋一鄉之中上戶之著役者無幾貧民下戶畏避棄鬻至不敢蓄頃畝之產莫若不計官民戶一例只以等第輪差如此則不惟貧富均一旦稅籍之弊不革而自去可令戶部給舍臺諫詳議聞奏 丙寅新提舉常平鹽茶公事趙鞏朝辭進對

上曰益事利害稍重凡事可親臨之勿容官吏作弊至
奏羨餘錢上又曰待與卿少減庶得卿易為監司以刺
舉為職賢者固可舉臧吏切不可按 樞密院進呈
畢上曰陳良祐薦莊治應賢良卿等見其詞業否王淮
等奏已見之上因問鄭建德上又曰李奎為文無氣槩
如蘇輔真是難得今莊治可與試淮等奏試時莫亦須
有三兩人上曰既降指揮不限年月亦不須限人數
癸酉樞密院進呈知建康府錢良臣奏秋教按閱禁軍

路鈐訓武郎胡斌恃酒無禮望賜罷黜上曰胡斌素多口舊在潛邸故略假借而乃敢輒犯階級可降兩官放罷甲戌進呈秦燾奏德安府巡檢張革慢棄本職於公廳罵前任守臣乞罷黜上曰此風不可長放罷輕典更降兩官丙子詔浙東提舉具到淳熙十年旱傷紹興府會稽縣下戶借貸官米四百三十餘石特蠲放九月甲申詔婺州蘭溪第四第五等人戶淳熙八年內借過常平錢收買稻種見欠四千九百六十餘貫可並

蠲放 丙戌進呈國子祭酒顏師魯奏劄欲獎進節義之士上曰甚好王淮等奏此在陛下進用之間上曰亦須卿等留意 辛卯進呈禮部狀太史局與成忠郎楊忠輔所陳歷法異同伏乞朝廷差官監視楊忠輔同太史局不干礙官測驗施行上曰日月之行有疏數故歷久不能無差大抵月行道遠多是不及無有過者至日可遣臺官并禮部官同共看驗乃詔差禮部侍郎顏師魯監視測驗先是忠輔言南渡以來嘗改造統元及乾

道二歷皆未三年已不可用目今見行淳熙歷乃因陋就簡苟且傳會而已驗之天道百無一合淳熙歷朔差者自戊戌以來今八年矣忠輔因讀易粗得大衍之旨創立日法偶與天合撰衍新歷已數年矣凡日月交會氣候啓閉無不契驗今乙巳歲九月望交蝕在晝而淳熙歷者法當在夜在晝者蝕晚而不見在夜者蝕早而見若以晝夜辨兩歷之是非斷可決矣故有是詔尋命官測驗是夜陰雲不見 壬辰臣僚劄子奏吏部差注

知州乞並令長貳同共鈐量其人材堪與不堪應選保
明聞奏或前任有過犯者亦酌其輕重而為之去取其
人材不堪應選者即報罷注以次人都堂審察更加精
覈庶幾不至冒濫詔自今吏部差注知州長貳同共鈐
量先次保明聞奏 癸巳進呈起居舍人李獻奏切見
郊禋之際命官行事皆所以尊天禮神贊導之吏利於
速集往往先引就位以待行禮立俟既久筋力有限徒
倚疲頓或至倒側及當行禮多不如儀肅敬之誠何從

而生上曰此說甚當朕往日在潛邸為亞獻時催班亦
早時風緊簾踈頗覺難待況百官既無幕次又立班太
早所謂雖有肅敬之心皆倦怠矣蓋引班吏只欲早了
他事寧顧時之未可今次只須先二刻催班卿可諭與
禮官 丁酉進呈郭杲申襄陽府木渠下屯田二麥數
上曰下種不少何所收如此之薄可令郭杲子細開具
因依聞奏上又曰所在屯田可令總領副都統制漕臣
守臣將每歲所收二麥於六月終稻穀於十月終同開

具數目帳狀聞奏仍先具知稟文狀申尚書省繼以湖廣總領趙彥逾知襄陽府高夔京西運判劉立義鄂州江陵副都統閻世雄奏襄漢之間麥稻熟晚乃詔二麥於七月終稻穀於十一月終具數開奏 乙巳樞密院進呈吳煥奏比年改除帶御器械供職復舊還任倏來倏去規求解帶恩例在法歷任謂二年成資今雖不及二年亦合供職及一年以上方可上曰此劄甚好今後須管供職及一年方與解帶恩例只作直省行下 中

書門下省奏訪聞前知綿州史祁得替之日以本州見在厯尾錢指為羨餘獻總領所希求薦舉詔史祁特降一官放罷臣僚言諸路臧否守臣姓名外間多不聞知乞令三省劄下給舍臺諫不公不實者許繳駁論奏從之是月湖州台州水冬十月丙辰賜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閻仲御筆朕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己而自用故下有沈抑之歎而上無勝筭之助殊不知兼收衆善不揜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

者盡其力迨夫成效則皆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閼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課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奢封為君與廉頗同位果何害焉卿當以奢為法仍刊石給賜殿帥以下 丁巳進呈洪邁奏監司課績欲倣國朝故實行之上曰此事只行一過便是文具今監司只是擇人為急若隨時留意課績之法不必行 庚申詔兩淮并沿邊州軍歸正人請占官田昨累降指揮與免差稅賦今限滿理宜優恤可自淳熙十

三年為始更與展免三年 丙寅上諭宰執陳延年今
何在其人貪汙不可與差遣王淮等奏延年亦曾為監
司來上曰不唯監司不可亦不可與郡 乙亥進呈知
隆興府程叔達乞將淳熙十年分百姓未納稅苗蠲放
其上供及分隸之數自行管認上曰不虧公家又有利
於百姓甚好可依奏仍令出榜曉諭王淮等奏以此觀
之州郡若得人財賦自不至匱乏上曰此須是守臣自
不妄用若是妄用何以表率胥吏使財賦有餘 丙子

進呈何萬奏簡拔人材劄子言及均外輕內重之勢上
曰重內輕外自是人情王淮詳奏昔人有為大理卿者
人以為登仙上因言淮漕闕人可改差王正己正己平
平淮上事亦簡却以朱安國為江東漕其人亦有立作
淮等奏朱安國近按文思院官亦甚當不知是副使或
判官與職名否上曰只是判官俟其到任能按發賊吏
除職未晚十一月甲申進呈司農少卿吳燠奏伏望
陛下令有司集議冗食之吏散在百官者務從減省先

自省部始若夫不急之官宜汰之兵亦可以次第澄廢其於大農歲計不為小補上曰此說可行但遽然省罷人必怨懼可令敕令所參照條法合省減人數且令依舊俟離司或事故更不作闕其合減兵卒亦許存留如事故更不差撥十五年五月施行 又進呈前將作監朱安國奏文思院製造有物料未到者轉移前料以應急切之須臣願明頒睿旨自今文思院製造不得轉料又文思兩界除打造器物合支金銀外僱工食錢並乞

給一色錢會支散庶幾金銀出入經由門戶有所關防
又皇城司差親從官二名充本院監作動輒脅持邀取
常例乞罷差上曰三事皆依奏如差親從官亦何用罷
之誠當 詔知漳州黃啓宗清廉律已撫字有勞除秘
閣再任 壬辰福建運司言本路財賦全仰州軍運鹽
息錢及趁賣產浮契鹽丁米等錢以為歲計內有掛欠
於民有害皆當除放本司已行下所屬權住催納竊慮
州縣違戾復追緣所欠錢係本司窠名正非上供之數

乞賜蠲放從之 辛丑冬至郊先是詔史浩陳俊卿陪
祠皆辭之上曰方登壇時雨點下及奠幣玉便晴此皆
上天垂祐王淮等奏陛下聖德格天上帝臨饗實邦國
大慶 赦勘會廣南東西民間有曾祖父母年已六十
而身未成丁之人州縣便行科納謂之掛丁錢已令監
司約束或有違戾帥臣互察以聞 夔路運判楊摠言
本路諸州自淳熙九年至十年終所欠轉運司係省錢
物皆言旱荒之後催科不行是致積欠欲將所欠錢引

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五道米麥二千二百四十九石絹
五百四十二匹與行免放即與上千錢物別無相干從
之 丙午宰執內閣奏事賜坐上曰前日郊祀行禮時
宮中簷溜已滴聞北關左右雨尤甚只圓壇處無雨王
淮等奏陛下至誠感格天地百神休饗明甚 十二月
庚戌朔加上太上皇帝尊號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八字
太上皇后備德二字 壬子進呈次王淮等奏前日冊
寶禮成天色清明中外無不忻愜上曰前日慈顏甚懽

和氣洋溢不可言壽聖諭朕以兒婦盡在前便圖畫莫能就淮等奏陛下孝德奉親甚至誠載籍所未聞上曰太上賜朕銷金背子一領太上亦自着一領但色差淺此便是昔人斑衣來歲慶壽日更服以往淮等奏幸茲際會獲覩盛事 癸丑尚書右司郎中何萬轉對伏見

今之風俗視舊日侈此家給人足不能如往時也本朝自淳化之後已號極治仁宗皇帝深慮風俗易至奢縱景祐三年乃詔天下士庶之家非品官無得起門屋非

宮室寺觀毋得綵繪棟宇及間朱梁器用毋得純金及
表裏用朱非三品以上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金稜器
及用玳瑁器非命婦毋得金為首飾及真珠裝綴首飾
衣服凡帟幕架帕牀裙毋得用純錦緙民間毋得乘擔
子其用兜子者所舁無環又非五品以上毋得乘開
裝銀鞍其乘金塗銀裝條子促結鞍轡自文武陞條以
上乃聽違者物主工匠並以違制論臣願如景祐之詔
更切考其目今違戾於禮法者開具各件嚴立禁戢始

自中都以及四方則用度有制民力自寬乃詔禮部參
照景祐詔書并見行條令討論聞奏 甲寅茶馬司言
宕昌馬場歲額所管皆是遠蕃夷人入中其間多蹄黃
怯瘦之類若行排發必致損斃本司於西和州置豐草
監并宕昌良馬監務應副歇養依已降指揮招置司牧
人兵一百人本州全不呼索 丙辰詔戶刑部刷具人
戶經臺詞訴未曾結絕者開坐名件下元來所屬從條
結絕申部報臺如有稽違及滅裂不報者具事因申取

朝廷指揮施行 庚申進呈知成都府留正丐祠劄子
上曰留正莫實是病卿等可即擇人往成都王淮等奏
欲以趙汝愚往上曰朕亦思量無如汝愚其處事不偏
可以往福州未有人卿等可選擇來一併降指揮 癸
亥新差權發遣簡州丁逢朝辭論今日財賦窠名之數
多養兵之費重民力有限而州縣之吏並緣名色巧計
侵移重困民力之弊乞嚴行禁止上曰卿到簡州當導
守所言 丁卯進呈湖北提舉趙善譽乞將本路買撲

江陵府高陂等四十五處河渡盡行廢罷聽從近便居民各以舟船渡載庶幾豪民不得專其利而民旅無迫脅阻滯之患其課利錢乞下本司於常平頭子錢內逐年支撥代納亦不妨諸處解發窠名而民旅得以通行實為無窮之利詔從之 庚午淮西常平司言濠州乞除豁收糴不敷折欠米一千五百五萬石有奇係救活餓殍詔特與除放 乙亥詔降授忠翊郎殿前司左翼軍統制盛雄飛時降兩官送隆興府居住以在任日不

親臨教閱添置回易泉州具案來上故有是詔 是歲
知龍州王稱上東都事略 詔舒蘄二州鐵錢監歲鑄
並以二十萬貫為額

丙午淳熙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上詣德壽宮行慶壽
禮內降赦略曰朕懋遵丕訓紹聞令圖維慈皇德盛於
中興肆上帝休申於多祐對昌期之鳥奕登鴻算之延
長且尊歸於父者子之誠若美報其上者下之誼荷神
明之右序獲貺施之宣臻五福之曰壽康亶併膺於備

順億載之為父母忻並奉於亨嘉眷言比屋之民興播
康衢之頌逢熙聖運介美春祺新日新而又新將大颺
於懿鑠老吾老以及老宜均賚於羣黎 戊戌詔准東
淮西湖廣總所并江池州襄陽江陵府大軍庫淳熙十
二年終見在金銀錢會並限半月從實開具申尚書省
二月庚戌詔潼川運判岳霖職事修舉除直徽猷閣
再任 是日進呈詹儀之乞將通判沈作器與宮觀上
曰詹儀之所按固然但此門亦不可開監司按通判則

可知州於通判按舉皆不可若通判只是隨順焉用通判此文字合如何王淮等奏不與之行又不得不知可與別州倅對換否上曰却不如與改差別一處通判癸酉進呈趙師魯乞四十大縣歸堂上曰今方欲清中書之務至於知縣差往全在銓量不然焉用銓曹為乙卯進呈步軍都虞候梁師雄奏射鐵簾合格官兵人數上曰聞射鐵簾諸軍鼓躍奮勵誠是作成士氣周必大等奏兵久不用頽然氣惰今陛下以此法激勸自然

戮力事藝人人皆勝兵矣上曰然辛酉進呈知州軍
留闕王淮等奏今留此闕後去欲得近見次與人却有
之上曰如此甚好可令中書置簿籍定但自遵守 癸

酉上曰射射鐵簾與轉官資作多少士氣又曰朕觀唐
世大將得人頗多蓋緣內討方鎮外有吐蕃回紇無時
不用兵所以人皆習熟國朝仁厚不動兵革餘三五十
年所以名將少王淮等奏人才遇事乃見但中外多事
用兵不已亦豈是美事上又曰事全在人區處譬之奕

蔡到窘迫處自別有轉身一路只是思慮不至 丙子
上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如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二句人君豈不知自是不能
行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
知書然所行不至陸贄論諫諍復不已者正欲德宗知
而行之如魏證於太宗則語言不甚諍復且德宗禍亂
此何時也而與陸贄論事皆是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
非當面反覆詰難猶恐未盡投機之會間不容髮中人

傳旨差了多少事朕每事以太宗為法以德宗為戒

三月丙戌淮東總所具到鎮江戶部大軍庫見錢會子等六十七萬一千九百一十五貫有奇揚州通判廳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四貫有奇楚州大軍庫九千三百二十一貫有奇計錢七十萬八千八十貫有奇又鎮江務場十二年十二月終見在錢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貫有奇通計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貫有奇詔令於鎮江府大軍庫見在會子內依去年例取撥一十萬貫

赴封樁庫送納淮西總所具到池州大軍庫見錢會子
五十萬四千五十貫有奇詔令於池州酒息會子內
取撥二萬貫就本州認數樁管湖廣總所具到襄陽府
大軍庫二十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一貫有奇詔於內取
撥會子一萬貫就本府認數樁管非朝旨不得擅行支
使 辛卯詔福建運判王師愈職事修舉除直秘閣再
任 夏四月庚戌讀陸贄奏議論度支折稅市草事狀
蕭燧言自古聚斂之臣務為欺誕以銜己能未有不先

紛更制度者上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讀贄所
論裴延齡書燧言君子未嘗不欲去小人然常為小人
所勝如蕭望之為恭顯所勝張九齡為李林甫所勝裴
度為皇甫鎛所勝上曰皇甫鎛亦延齡之徒也是月
詔沒官田產合拘收租課入常平違者科罪 五月己
卯蕭燧奏讀陸贄奏議聖語上曰朕每見贄論德宗事
未嘗不寒心正恐未免有德宗之失卿等可條具來上
又曰德宗強明不肯推誠待下雖更奉天離亂終不悔

悟此所以知其不振也上又曰德宗不明不能壓服臣
下故當時藩鎮敢爾妄作是月以進讀陸贄奏議終
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上表稱謝各進謝
恩詩六月己未臣僚言臨安守臣將本府胥吏除合
存留外罷逐一百五十餘人更有不曾根括不得姓名
人盡行汰革亦幾二百餘輩臨安在輦轂之下而吏輩
額外增置私自存留如此其衆况四方郡邑之廣胥徒
之冗何可勝計乞令提舉將州縣人吏照應紹興二十

六年指揮存留正額外其餘盡行罷逐其合存留之人
不係過犯不經斷勒方許存役從之 秋七月己卯知

廣州潘知言奏本州置局折賣鹽包係淳熙元年創置
六年內方始計口給歷付民戶照不測點歷比較責罰
其實鹽包之價比之鹽鈔減三分之一公私各便但給
歷鈎考近於均敷欲拘回元歷頭買多或少聽從民便
從之 是月令諸路州縣並以見錢會子中半交收上
因言聞此間軍民不要見錢却要會子朕聞之甚喜但

會子不可更增見在之數 閏七月己酉令淮浙提鹽

約束逐州主管官遇亭戶納鹽在官須管即時秤下支

還本錢不得縱容官吏掊克如聽用

以待鹽官饋遺宴

集之用

花帶

以待鹽官秩滿裹糧之用

等錢及上戶兜

請折除等事並嚴覺察按劾仍許亭戶越訴 是月雨

雹 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軫 庚辰宰臣謝賜上

諭梁克家等否泰陰陽之理冬夏二至之候陽生於子
冬至夜半子時導迎陽氣人須是清心窒慾又論復卦

王淮等奏人之一身與天地相為流通上曰人身一日便是天地一歲只是一身小天地大 辛巳詔集英殿撰知隆興府程叔達久任閩寄治行有聞除敷文待制再任宰臣言叔達再任一年有半上以易地不如因任 辛卯朱弦奏乞約束州縣不得擅將苗稅折納價錢 王淮奏莫更申嚴上曰不須得事貴簡而嚴若繁徒為文具 己亥進呈約束諸路納義倉米上曰亦不須得若有違戾自當行遣今後更不降指揮 九月庚午進

呈戶部勘當到江西安撫等乞將上供米折納價錢上
曰誰為此說食與貨自不同本是納米今教納錢不可
辛未知靜江府詹儀之言知宜州王侃盡心邊備蠻
徭知畏乞優加旌別仍令再任詔王侃特轉一官減三
年磨勘令再任 壬申翰林學士兼修國史洪邁奏竊
以靖康之難諸王皆留京師唯太上皇帝持節河北用
能光啓中興符一馬化龍之兆近者忽得欽宗遺翰石
刻一紙於故相何鼎家蓋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敵騎攻

都城中外不可復通太上奉使至磁州而有王雲之變
中夕還相州迤邐東如濟鄆當是時梟為開封尹首建
元帥之議及在相位遂擬進蠟書之文其語云訪知州
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此皆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俗
天地神示所當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
亨伯充兵馬元帥宗澤注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協謀以
濟大功欽宗批云依奏施行又批云康王指揮已黃帛
書訖又批云康王指揮已付卿係黃帛書必已到蓋閏

月十三日所行也欲乞行下何臬家取索布之史館以彰示萬世為炎德復輝之符詔從之是月詔求遺書

詔裁省百官冗食冬十月甲戌朔是月仁和知

縣趙德明坐贓汙不法免真決刺面配信州其元舉主葉翥齊慶冑郭棣各貶秩三等十一月辛亥進呈陳

居仁劄子乞略細務上曰說得甚好今之要務不過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更賴卿等留意却不須多降指揮徒見繁碎甲寅進呈司農寺已分委西倉糴事上曰

此等文字便可自割下凡指揮須教人信而畏若是玩瀆何補於事當取其大者要者留意至於小事姑從闊略如除授監司太守卿等須當反覆留意上又曰少降指揮不唯事簡又且人信所謂一舉而兩得之 庚午臣僚言切見舍人祇候見以二十八員為額今先次供職及待闕者又二十三人猥併為甚今又有旨吳松年除閤門祇候今額外供職欲望將上件指揮特賜追寢自今或攀援僥倖者一皆杜絕蓋清其源所以重其選

詔從之 辛未進呈敕令所審定裁減吏額上曰革弊
以漸見其人且依舊存留只是將來不作額最為良法
不至拂人情今後經審定訖逐旋進呈 是月四朝國
史成至是進呈列傳及仁宗玉牒三祖第六世下宗藩
慶系錄今上會要 梁克家罷相與在京宮觀兼侍讀
十二月辛巳臣僚言汀州科益之害詔令漕臣趙彥
操王師愈同提舉應孟明措置聞奏彥操等尋奏汀州
六邑長汀清流寧化則食福益上杭連城武平則食漳

鹽亦各從其俗耳夫食鹽者既異則鈔法難於通行今欲將舊欠鹽錢盡與蠲放及減鹽價其所蠲舊欠與所減鹽價本司却多方措置那充應補其數如此則州縣之力即日可紓立價既平買鹽者衆私販遂息官賣鹽行價雖裁減用無所虧是汀州與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奇所補州用與所放舊欠又在此外加以利源不壅財力自豐救弊之本無以尚此並從之是月利州路饑命賑之

丁未淳熙十四年春正月丙午進呈真州運司乞展限
收換銅錢上曰人相玩習全不成號令王淮等奏且教
帥漕司措置如何上曰頻降指揮人却不信今且教措
置亦好又進呈陳公亮乞約束綱運之弊上曰只是揀
一兩處行遣便得上賢不待賞罰自勤勉自知奉法至
於中人無賞罰不得但天下大抵皆中人指揮雖多無
補只是賞罰下愚之人雖賞不知所勸罰不知所懼然
賞罰豈可廢 癸丑詔長寧軍清井監益許通入瀘州

樂共城博望寨梅嶺板橋政和堡等五處地分販賣以
臣僚言長寧歲計獨抑鹽井下制置司措置而有是詔
二月庚辰福帥賈選言福州瀕海諸寨皆係海道要
害今巡檢乃有以蔭官及雜流出身或素不知兵或年
已垂老緩急不可倚仗乞今後應沿海巡檢須武舉或
軍功出身年未五十諳曉兵機行陣之人方許注差送
吏部看詳勘會欲先選曾經海道捕賊立功諸會舡水
人次注武舉出身人如無即依見行法差注止不注流

外出身之人從之 是月以樞密使周必大為右丞相
以參知政事施師點知樞密院事 三月己未進呈兵
部申李明等該慶典轉資上曰指揮使轉都虞候即止
與轉行無害惟忠佐轉過即奏予下班祇應不可放行
庚申中書舍人陳居仁言祖宗加意斯民見於役法
尤為詳備其後臣僚州郡申明衝改寢失法意乞下敕
令所取祖宗免役舊法并於戶部取括紹興十七年以
後續指揮本所官公共精加稽攷其有與舊法抵牾有

即行刪去修為一書名曰役法撮要候成鏤板頒之天下詔從之 丁卯權知臨江軍孫好修奏進士歐陽希文妻廖氏死節建炎紹興間寇起建昌號白氈笠剽掠城邑廖氏與夫共挾姑趨山避之行至田中為賊所圍欲遂執廖氏廖氏正色罵賊曰爾等兇徒欲脅從我我決不能受辱厲聲罵賊不絕口賊知不能屈即揮刀斫墮其兩耳及臂腕骨皆解詔令臨江軍將廖氏墳墓量加封護仍宣付史館 是月親試舉人賜王容以下及

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戊寅宰臣王淮等奏平江闕守
臣上曰卿等商量須得資望稍高者為之淮等奏張昞
上曰昞在鎮江恰好又奏張子顏上曰亦不須得在彼
猶在此也 壬午進呈趙伯諤乞添差軍中屬官差遣
上曰軍中豈可添差虛費請給占破人從當時不合開
端遂使源源陳乞不已可降指揮除見任添差人許滿
今任日後更不差人 五月丁卯進呈郭杲申被獲逃
走軍兵滿及三年乞放全分請受上曰軍兵逃走首身

為知改過自新所以二年放行全分請受如逃走捉獲
上禁軍依法當斬豈得三年放行全分有妨軍政所乞
難行 六月己卯進呈兩浙運司狀稱取會諸州得雨
分數即便具奏上曰教排日申恐有旱去處朕不知也
辛巳王淮等奏禱雨未應上曰朕欲親詣太一宮燒
香次至明慶淮等奏當此盛暑懼勞聖躬上曰朕為百
姓不憚出一日亦欲小民知朕此意 癸未王淮等進
呈馬大同具析到臧否遲滯因依上曰欲行賞罰須是

詔江西提刑馬大同降一官 甲申車駕詣太一宮祈
雨燒香次詣明慶寺 是日降御札付福建帥臣賈選
等曰比日行都愆雨將幾月矣驕陽若此旱勢必廣永
念遐遠朕心如焚今專遣人降香前去仰本路帥臣可
於寺觀靈跡去處誠懇親往祈求至於築壇之法亦可
遵用仍行下所屬州軍務獲感應以寬顧憂 是月修
炎帝陵陵在衡州茶陵縣從衡州之請也 秋七月丙
午詔政事不修旱暵為虐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即

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 己酉詔夏
秋之交旱暵為虐深慮州縣弊事民間疾苦壅於上聞
致干和氣可令諸路監司各限半月條具聞奏 癸丑
進呈應詔封事上曰所付下封事可令檢正都司逐一
看詳有合施行事件開具申尚書省亦庶幾求言不為
虛文 是日進呈何澹封事說及省吏改易都司簽擬
文字上曰是如此否卿等可自以意問之前後所改易
者何事亦欲官吏各有所警 戊辰進呈監司具到州

縣弊事詔付給舍看詳 是月賑台處紹興府等州旱

災 八月辛未謝雨上問歌雲漢之詩如何王淮奏如

法 丁丑令應巡檢下土兵不許差充撓送王淮等奏

石萬等所造歷與淳熙戊申歷差兩朔又淳熙歷十一

月下弦在二十四日恐歷法有差上曰朔豈可差朔差

則所失多矣可令禮部太常寺秘書省參定以聞 十

二月己卯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

十萬之衆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

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唯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乙酉制司言夔

路大寧監四分鹽遞年科在恭涪等八州委是擾民已據運司措置止就夔州以時變賣誠為利便所有虧錢除以金銀高價對折及運司抱認外餘錢引一萬五千道已據總所將淳熙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分並行抱認乞行下總所將淳熙十四年以後年分所虧依已前三年體例永遠抱認庶幾八州得免科抑從之 是歲

詔諸路提舉截自今後拘到沒官田產置籍估賣其價
錢拘收取旨

戊申淳熙十五年春正月戊戌開議事堂以內東門司
改充命皇太子隔日與宰執公裳繫鞋相見議事如有
差擢在內館職在外部刺史以上乃以聞 甲辰進呈
除諫官典故先是上出林栗劄子諫諍之官尚有闕負
居其官者往往分行御史之事至於箴規闕失寂無聞
焉乞親擢端方質直言行相副堪充補闕拾遺者召見

而命之以遺補為名不任糾劾之職上曰朕每欲增置
諫員但以言官多任意論人向者初除臺諫人已預知
必論其人既而果然若諫官止於規朕過舉朝廷闕政
誠合古人設官之意卿等更且考求前代興置本末以
聞至是王淮等具到唐六典所載與本朝舊制進呈上
曰朕樂聞闕失若諫官專是規正人主不事抨彈雖增
十員亦可卿等便擬指揮來既而詔復置左右補闕拾
遺光宗即位罷之 江西運判宋若水言照得本路旱

傷江州興國軍為重乞將第四等五等人戶淳熙十二年十三年以前拖欠苗稅并第五等淳熙十四年見欠夏稅錢帛權與倚閣候將來豐熟遂旋帶納及將江州興國軍隆興府吉贛州臨江建昌南安軍撫州安樂縣未解本司十一年十二年錢共四萬六千七百一十餘貫米三千六百餘石並與免解從之 乙巳上諭宰臣曰皇太子參決未久已自諳知外方物情自今每遇朝殿令皇太子侍立

臣留正等曰昔堯以天下與舜必先歷試諸艱至舜之命禹亦必丁寧而告戒之蓋神器之重庶務之繁非可以嘗試為之也壽皇承高宗之付託臨御二十八年一旦有倦勤之意將舉而授之聖子乃先開議事堂俾之參決其望之重愛之深矣雖曰聖子生知之性不待學而能至是聞見益廣情偽畢分曾未旬日壽皇已有諳知外方物情之喜日久習慣豈曰小補之哉然則今日施設之美治功之盛皆得於家法之傳其視舜禹尤有光焉

於是太常少卿兼左諭德尤袤獻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利害之端

常伏於思慮之所不到疑間之萌常開於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尋以胡晉臣兼諭德鄭僑兼侍讀罷黜兼侍講進呈戶部申會慶節諸州軍合有進奏上諭皇太子曰朕興免二年如何王淮奏此一項錢物幾及十六萬緡係屬戶部歲計上曰可用封樁庫錢撥還戶部自十七年為始依格進奉如諸路循例科

敏充他用委御史臺覺察彈奏 辛亥樞密院奏事因
論及方有開措置屯田上宣諭施師點等謂二十餘年
不用兵一旦使之屯田不知樂從否師點等奏軍兵久
佚初令服田必以為勞才過一二年人得其利安得不
樂上曰如此必須樂從卿等更可詢訪師點奏屯田本
意非止積穀蓋欲諸軍布在邊鄙緩急有以為用上曰
此乃寓兵於農之意 辛酉進呈醫官劉確降官文字
上曰劉確為供進太上皇帝醫藥不謹此非他比可於

遙郡上降兩官不許叙復上諭皇太子曰祖宗朝醫官
無除遙郡者不可不知 二月丁丑禮部郎鄭僑言淮
東鹽場人戶各有官給煎柴地不許耕種年歲既久亭
戶私自開墾自淳熙四年以來按其所耕之地履畝而
稅之十取其五名曰子斗價錢悉歸公庫歲約可得二
萬緡緣此亭戶肆意開耕遂致柴薪減少妨廢鹽業臣
昨任提舉日嘗罷收子斗價錢禁約亭民將已耕過地
不得布種今已累年慮禁戢不謹此弊復興乞令監司

覺察從之 庚辰樞密院進呈趙汝愚李大正奏黎州
買馬乞照舊法不拘尺寸上曰所引舊法是紹興間舊
法或京師舊法黃洽等奏係是祖宗時舊法上曰祖宗
時有西北馬可用黎馬止是羈縻今則黎馬分作戰馬
如何不要及格尺所乞難行 三月辛酉樞密院言臣
僚奏紹興初吳玠楊政畫蜀漢之地以守自散關以西
付之玠梁洋付之政蜀中諸邊散關為重願與二三大
臣講求向來蜀中守邊舊迹奉旨令制置司同都統司

照應前後所降指揮公共相度經之利便聞奏據興元都統制彭杲申大散關一帶邊面係鳳州地界隸屬西路安撫所管淳熙二年間得旨鳳州係興元管認見今每年兩司差撥官兵守把切詳大散關一帶邊面係對境衝要來路最為重害兼緣鳳州郡事見係文官即與屯守之兵各無統臨亦非本司號令所及緩急之際議論不合或有乖違即誤國事乞依已降指揮將本州知州令本司選擇奏辟彈壓戍兵措置邊面詔彭杲於統

制官精選公慮諳練邊防民政之人具名聞奏其鳳州
緩急應援一節仰照應所奏施行 是月葬高宗於永
思陵四川制置司奏陝西秦川百姓聞高宗之喪皆戴
白巾 夏四月丙戌祔高宗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
俊配饗廟庭 詔曰朕昨降指揮欲緣經三年羣臣屢
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
所請之詔然稽諸禮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
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

斷自上心舉千載廢墜之典不為浮議所搖廟號曰孝
不亦宜乎是時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議諫官謝諤禮
官尤袤知其非而不敢爭惟勅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嘗
上書贊上之決且言將來祔廟畢日乞預降御筆截然
示以終喪之志杜絕朝臣方來章勿令再有奏請力全
聖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上頗納用

臣留正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始變古道
景帝不師典禮後世遵之喪紀遂廢晉武欲申私慕
竟奪於裴秀傳玄之說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盡
合於亮陰過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然漢文之制輕

重三等漢人用之三十六日而釋服魏晉以來未踰月而葬既葬而除隨宜增損初無定說以日易月之論發於應劭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既已大壞比之漢制亦非舊章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憚於更張因循相襲良可嘆已壽皇慕親之孝根於天性事亡之敬發於至誠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羣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睿志先定斷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几筵線經三年以終喪制千載以來一人而已於戲聖哉

五月丙申朔進呈司謙之差遣上曰司謙之恐是初官如此則不要放行上顧太子曰切不可啓此僥倖之門太子奏僥倖之門啓之則便有攀援源源而來誠不

可啓 戊申左司郎中王正己奏臣輒以己見採撫事實撰成皇帝聖德孝感記仰惟高宗聖神武文憲孝皇帝誕受天命紹開中興因時制宜繼好息民海內安靜功成不居傳授聖子陛下繼志述事盛德日新以天下養者二十有六年洎駕雲太清陛下哀慕罔極正歷代之失復三年之制羣臣懇祈莫回聖意固已冠絕今古乃三月甲寅靈駕發引先是數日雲陰四垂時雨間作渟渟沒足行者病之壬子晦冥益甚癸丑之夕載陰載

陽四鼓既作天宇澄霽望舒開明星宿清潤乾坤端倪
呈露無隱遣奠禮成龍輜不濡大輦安行仗衛儀物肅
陳嚴辨舒舒而前行列整暇登舟濟江潮波不驚祥風
瑞烟以助安濟波神川后髣髴畢出駿奔翊衛咸效厥
職施師奏功如履平陸洎至陵所人不告勞自時厥後
凡大典禮曰暘而暘巧相附會臣工執事進趨恭肅登
降唯謹略無沾服失容之患億兆臣民踴躍贊嘆稱未
曾有傳之裔夷畏仰歸命臣竊聞之莫之為而為者天

也夫風雨晦明豈係人謀所能力致凡陛下志之所向
無不景從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得非陛下聖孝上通
神明感格之明效歟臣濫與朝列親逢盛旦雖不學無
文亦知所以歸美之報而繪畫天地模寫日月無益於
廣大高明審矣然區區之忠自不能已臣不勝至願願
降睿旨宣付史館以昭示無極謹拜手稽首撫其實而
為之記詔從之 戊午浙西提舉石起宗言秀州海鹽
縣蘆漚場催煎官蔡漢裒斂亭戶不能舉職乞與嶽廟

上曰此不可與嶽廟須是放罷仍令吏部契勘蔡漢得
差遣年月日侍郎為誰吏部供到係賈選上曰選已罷
去姑已之此後吏部如銓量巡尉等當知所警 庚申
殿侍冷世光言縣令親民之選昨吏部措置被按廢放
罷之人滿半年方許參部不許注繁難大縣止注小縣
小縣之民何罪焉乞令吏部遵守淳熙五年指揮凡經
彈劾之人且與祠祿知縣曾經放罷半年後亦且與嶽
廟兩次作縣兩經罷黜者不得再注親民差遣詔吏部

將見行條法并節次指揮着詳措置 是月王淮罷相
從所請也判衢州尋奉祠時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因
對為上言陛下臨御以來非不論相也始也取之故老
重臣既而取之潛藩舊傳或取之詞臣翰墨或取之時
望名流或取之刑法能吏或取之刀筆計臣或取之雅
重詭異或取之行實自將或取之跣跣誕慢或取之謹
畏柔懦或取之狡猾俗吏或取之勾稽小材始也取之
奸豪譎詐枵然空鄙之夫而卒也任之隨順柔懦萎靡

無自立之志既取之又任之又從而體貌之未嘗不注
意也然皆非相也間有度量沉靜而經畫甚淺心存社
稷而材術似踈表裏忠讜而規制良狹其他則以空踈
敗以鄙猥敗以欺誕敗以奸險敗以浮夸敗以貪墨敗
以詭詐敗以委靡敗若此者豈所謂相哉甚至於誤國
有大可罪者海泗國家之故地也私主和議無故而棄
之夷虜騎兵天子之宿衛也不能進取無故而移之金
陵汲引狂誕浮薄之流以充塞正塗擅開佞倖權嬖之

門以自固高位而今也循習前轍寢成欺弊國有變故
略無建明事有緩急曾不知任然則焉用彼相哉 禮
部言國學進士石萬并楊忠輔指淳熙十五年太史局
所造歷日差忒事得旨令參定以聞今據石萬等造成
歷與見行歷法不同乞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
不應見而見為驗及指陳淳熙歷下弦不合在十一月
二十四日及差五六月減日日辰詔尤袤宋之端監視
測驗 先是詔減省百司冗食至是共裁減七百三十

五人從吳澳之奏也 六月戊辰進呈給事中鄭僑奏
為王良輔免呈試仰惟陛下創法立制釐然當於人心
可萬世通行而無弊者文臣出官銓試武臣出官呈試
是也歷歲以來有司謹守奉行偶緣淳熙十一年有進
義副尉何大亨者以蔭補出官自陳元係效用人乞免
呈試參部遂蒙特旨與免此弊一開遞相攀援遂使一
時特旨直作永例在法免呈試者惟江海戰船立功補
官之人及諸軍揀汰離軍之人則法許免呈試即未嘗

有初投效用後因蔭補出官與免試參部之法也若曰
彼嘗從軍何必呈試此則法之所在又不容以幸免也
使彼果精於武藝則呈試之頃又何畏而求免乎今若
聽其展轉相承用例廢法則他徼幸之徒必有竄名冒
籍於軍伍之中以為免試張本者臣望申嚴此法自王
良輔始將特免試指揮更不施行仍詔有司恪守成法
上問從軍人如何出官免得呈試周必大等奏舊法呈
試中方得出官淳熙十年放行曾經從軍免試一兩人

遂以爲例上曰鄭僑繳章說既曾從軍自合習熟武藝何憚呈試如赴呈試不得前此從軍所習何事此說甚當可依舊法施行壬辰報謝使回程先數日前上宣諭京鏜昨在京師堅執不肯聽樂住了十日此一節可嘉尋常人多說節義須遇事方見至是進擬使副轉官上曰京鏜專對可嘉當轉兩官劉端仁亦比與周必大等奏不必問轉官在聖意除擢可也上曰只依例轉官便從除擢上又曰此事類是京鏜若劉端仁所謂因人

成事者京鏜則毛遂也京鏜便除侍全劉端仁亦當稍旌別可令樞密院進擬除環衛官於是詔京鏜除權工部侍郎是月雨雹朱熹被召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法不當輕重失宜甚至係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稅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惜畫自後立為比較之說甚至灾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

少紆斯民之愁嘆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科罰之弊末
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
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護護之中虛明
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天理未純是以為
善未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
之頃公私邪正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
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
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

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欲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邪為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遏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

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翌日除兵部郎官熹方以足疾辭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與熹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熹以疾作在告遂疏熹欺慢即有祠命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辨之略曰考栗之辭始未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蓋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又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

潔脩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喫菜事魔景
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盖用此術
或云適此疏不果上於是胡晉臣劾栗罷之 賑臨安

飢 秋七月癸丑上出戒諭閫仲御札一紙宣示皇太
子與黃洽等令閫仲留意軍務毋事交結以邀時譽之
意洽等奏陛下於諸將或長或短無有不知上曰諸將
長短朕皆備知因其受病處鍼之使知警懼耳 是月
賑諸州水灾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是月湖北運

判孫紹遠朝辭上曰祖宗時廣西益如何對曰係官賣
上曰若廣西客鈔可行祖宗已行了紹遠又奏鈔法蠹
國害民上曰所聞不一因卿言而得其實 九月辛丑
大饗明堂先是輔臣進呈禮官申請明堂畫一上曰配
位如何周必大言禮官昨已申請高宗几筵未除用徽
宗故事未應配坐且當以太祖太宗並配他日高宗几
筵既除自當別議大抵前後儒者多因孝經嚴父之說
便謂宗祀專以考配殊不知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

王自周公言之故曰嚴父耳晉紀瞻荅秀才策曰周制明堂宗其祖以配上帝故漢武帝汶上明堂捨文景而遠取高祖為配此其證也留正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是嚴父專指周公而言若成王則其祖也上曰有紹興間典故在可以參照無疑庚申上宣諭皇太子曰當今禮文之事已自詳備不待講論唯是財賦未甚從容朕每思之須是省却江州或池州一軍則財賦稍寬若議省軍則任招三年人數便少却將餘人

併歸建康事亦有漸當今天下財賦以十分為率八分以上養兵不可不知 黃洽等奏許浦水軍統制胡世安近到都下備言許浦一軍本在明州定海後因移駐許浦是時港道水深可以泊船後來潮沙淤塞遂移戰船泊在顧涇人船相去近二百里遇有緩急如何相就合依舊移歸定海上曰說得極是定海南北之衝下瞰山東此用舟師之便當時自是不合移屯卿等更且熟議是月錄中興節義後用吏部尚書顏師魯之言也

於是引赦書放行中興初節義顯著之家合得恩數令吏部開具奏聞 冬十月丙寅知湖州趙恩言湖州實瀕太湖有隄為之限制且列二十七浦縷引導湖水以溉民田因各建斗門以為蓄泄之所視旱潦為之啓閉去歲之旱高下之田俱失霑溉委官訪求遺迹開濬浦縷不數日間湖水通徹遠近獲利而於斗門因加整葺乞詔守臣逐歲差官親詣湖隄相視開濬浦縷補治斗門庶幾永久從之 己巳廣西提刑趙伯塲奏本路鈔

法五弊且曰曩者建議之臣以官般官賣科數百姓害及一路於是改行鈔法上以足國下以裕民莫不以為便今六年矣諸郡煎熬益甚民旅困於科抑名曰足國實未嘗足名曰裕民實未嘗裕所最可慮者緣邊及近裏州軍兵額耗減已極更不招填所在城壁頽圯無力修築卒有緩急何所倚恃臣嘗徧詢吏民向者官般官賣之時廣西諸郡誠有科數百姓去處然不過產鹽地分所謂高化欽廉雷五州是也海鄉鹽賤不肯買故有

科抑如靜江鬱林宜融柳象昭賀梧藤邕容橫貴潯濱
近裏一十六州去鹽場遠若非官賣無從得鹽舊時逐
州祇是置鋪出賣民間食用樂然就買不待科抑自改
行鈔法以來近裏一十六州徒損於官無補於民民食
貴鹽又遭科鹽鈔之苦公海五州雖名賣鈔其舊賣二
分食鹽元不曾禁戢計戶計口科擾如故切謂今日之
法正當講究公海五州利病杜絕科數不得變近裏一
十六州官般官賣之法詔令應孟明朱晞顏同林岳相

度條具聞奏 戊子臣僚奏祖宗之時士尚恬退張師
德兩詣宰相之門返遭讒議豈若今日紛至沓來臺諫
之門猥雜尤甚終日酬對亦且厭苦而無說以拒其來
臣願明詔在廷止遏奔競其有數事干謁者宰執從而
抑之臺諫從而糾之至於私第謁見之禮一切削去果
有職事非時自許相見庶幾在上者可以愛惜日力不
為賓客之所困在下者可以恪恭職業不為人事之所
牽詔從之 己丑司農寺言臣僚劄子切見豐儲倉初

為額一百五十萬石不為不多然積之既久寧免朽腐
異時緩急必失指擬乞下戶部司農寺相度以每年諸
州合解納行在米數若干及諸處坐倉收糴數若干預
行會計以俟對兌不盡之數如常平法許其於陳新未
接之時擇其積之久者盡數出糴俟秋成日盡數補糴
則是五十萬石之額永無銷耗此亦廣儲蓄之策也從
之是月置煥章閣藏高宗御集 中書舍人鄭僑充
賀正旦使閣門張時修副之以歲暮抵燕時敵主病已

篤傳旨令就東上閣門進書僑與時修力爭以為東上
閣門者乃臣僚進獻表章之地本朝皇帝國書豈當於
此投進往復爭辯至漏下十數刻乃令且就館相持至
元日晚忽傳其主之命以使人欲面進書今已過期可
遣還明日敵主告殂使還未至光宗皇帝已受禪僑還
給事中見上再三稱獎以為不辱君命他日侍從官見
北宮壽皇顧僑曰卿守節不屈舉措得宜朕甚嘉之
十一月丙申宰執進呈文字間上謂皇太子曰恩數不

可汎濫將來皇太后慶八十與朕慶七十相近若是恩
例太汎添多少官如皇太后慶壽只得推恩本殿官屬
方是 甲辰進呈臣僚奏近者百執事輪對辭見連章
累劄猥及細微欲自今凡有輪對及辭見並不許過三
劄若軍國利害事大體重者不拘於此上曰輪對官說
此甚當上殿官多是論事不務大體以至瑣屑或事有
成憲者一一奏陳以多為能無益於事自今只用三劄
壬子進呈楊偉上書言廣西州郡役使土丁之弊上

曰既是屢有約束不得差使士丁何用申嚴便可取問
違戾去處上謂皇太子曰後次有如此等事便須直行
不必再三申嚴徒為文具 十二月先是朱熹以奉祠
去至是再召熹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略曰今
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腹心外達四肢無一毛一
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
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
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

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

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忤之流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開陳者雖蒙聖恩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主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忤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

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衣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僇薄闡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

備數而未聞其有歲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嫚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

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
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
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
擯此等實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
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
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
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
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

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
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
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
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則陛下
又不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
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敝
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
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

以珠玉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
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
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
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固天下之賢人君
子復如崇觀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
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
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
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

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
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
取不時之須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
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
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闕乏日甚督趣日峻
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
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
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

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摺為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矣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智勇材略之人孰能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

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為燕翼之謀熹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奸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

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乃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奉新祠遂不果上

己酉淳熙十六年春正月壬辰朔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王藺參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蕭燧兼權知樞密院未幾奉祠壬寅先是命廣西經略應孟明等究實鹽法利害至是孟明奏鹽鈔抑勒民戶流毒一方欲得復舊以解愁怨上曰初議行此事時

先差胡庭直去商量非不詳密往往只是符同詹儀之
之說今為所誤於是臣僚論列乞將儀之重賜竄責速
行下俾聽從民便並依舊法施行勘會鹽法已別作施
行詔儀之落職罷官送袁州居住 運判朱晞顏尋奏
今廣西鹽名曰客鈔元無客也自乾道間變法富商失
業無復客商矣今鈔以客為名乃強稅戶之家使之承
認至於破家而止尋又詔詹儀之罔上害民當行重罰
責授安遠軍節度行軍司馬袁州安置 辛亥上宣諭

周必大等曰朕年來稍覺倦勤欲旬日間禪位於皇太子退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制有合施行事卿等可一面理會進呈 蠲紹興府和買絹四萬匹之半 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蔡戡除尚書左司員外郎制詞有曰朕仰惟壽皇厲精庶政三十有六年無一日怠乃壬午遜位辛卯猶自除吏爾其一也 壬戌內降詔書略曰爰自宅憂以來勉親聽斷不得日奉先帝之几筵躬行聖母之定省皇太子仁孝聰哲久司七覺軍國之

務歷試參決宜付大寶撫綏萬邦俾予一人獲遂事親之心永膺天下之養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移居重華宮文武百僚聽詔拜舞訖赴殿庭立班皇太子即皇帝位自內出至御榻側拱手立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固請皇太子就坐皇太子固辭內侍扶掖至於七八略就坐復興次宰臣率百僚稱賀皇帝即位禮畢三省樞密院官升殿奏事皇帝亦立聽之班退至尊壽皇聖帝車駕如重華宮

臣留正等曰堯授舜舜授禹三聖人揖遜相承古今
所謂盛德蔑加之事然夷考當時有歷試之命有枚
卜之請有出好興戎之戒則其事殆亦有難焉者孰
如今日聖父傳統聖子繼軌授受一堂光華三葉朝
覲謳歌無所避而知歸禮樂法度有所襲而彌著僭
勤非有迫於耄期之年釋負益欲盡夫事親之心無
在昔之所難有後世之莫及全體具美昭施罔極皇
手懿哉噫堯舜禹三聖人授受之事孔子蓋聞而知
之乃因刪書首叙典謨叙其事為已詳至魯論終篇
記執中相命之語猶復拳拳而致意誠以盛德之事
照耀萬世贊揚無盡自應不一書而足況臣等親見
今日揖遜之盛故編彙之次所以拜手稽首三詠三
歎而益不
能自已也

講義曰高宗即位六年而育孝宗於宮中又三十年
而以天下傳之孝宗孝宗即位十年而建元宗於東

宮又十有八年而以天下傳之先宗其親相傳受無以異於堯授舜舜授禹之事嗚呼盛哉

立妃李氏為皇后 上至尊壽成帝后尊號皇帝曰

至尊壽皇聖帝皇后曰壽成皇后 大赦 上壽聖皇

太后尊號 詔求言尋詔前宰執各言事 下戒勵詔

詔職事官日輪面對用紹興二年三十二年之制其

後秘書郎兼權吏部郎官鄭湜因轉對首言三代以還

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親二曰齊家三曰教子此家法

之大經也自昔帝王雖有天下之富而不以天下養其

親惟高宗享天下之養壽皇躬天子之孝二十有七年
人無間言此聖賢之所難也陛下率而行之當如壽皇
然後無愧也本朝歷世以來未嘗有不賢之后蓋祖宗
家法最嚴子孫持守最謹也后家待遇有節故無恩寵
盈溢之過妃嬪進御有序故無忌嫉專恣之行宮禁不與
外事故無斜封請謁之私此三者漢唐所不及也皇子
岐嶷之性過人遠甚然講讀之官進見有時志意不通
休沐之日或至多於講讀曾不若左右前後之人與王

親狎朝夕無間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之物也
願陛下盡事親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嚴家法之義以
正內治之紀綱明教子之方以壽萬世之基本又曰竊
聞道路之言或謂宮中燕飲頻併費用倍加便嬖使令
往往親昵中外章奏付出稽緩願陛下奮發乾剛一洗
舊習省燕飲節用度親正人勤省覽三月皇子擴進
封嘉王夏五月周必大罷相判潭州未幾奉祠秋
八月戊子朔詔侍從各言時政得失九月詔今後省

試定以二月一日引試 冬十月詔大臣裁節冗費

十一月詔遵祖宗成憲用何澹之請也應破例之事斷
不可啓 是歲金主雍死時僞大定之二十九年雍即
袞也仁厚不用兵北人謂之小堯舜其太子允恭早卒
其孫璟明年改明昌元丙辰改承安辛酉改泰和泰
和三年始以繼本朝定為土德蓋不數遼人也

宋史全文卷二十七下